

世界经典

SHIJIE JINGDIAN AIQING XIAOS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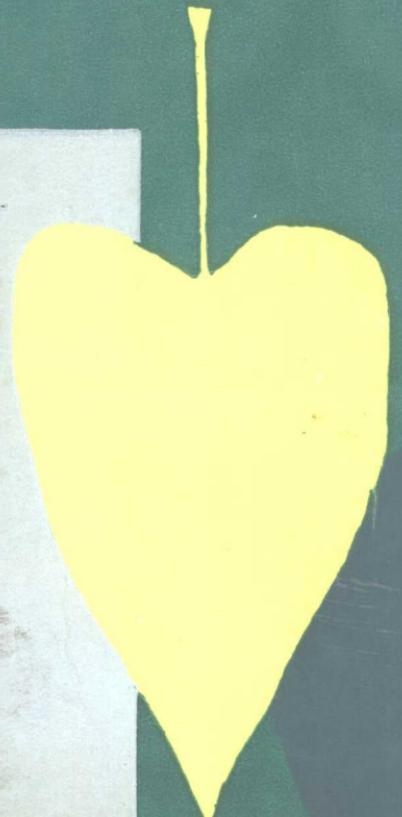
外国爱情短篇精华
世界经典
爱情小说译
唐利军

WAIGUO AIQING
DUANPIAN
JINGHUA
DE GUO

爱情小说

德 国

陈 钰 鹏 主



DE GUO

海

德国

世界经典

爱情小说

唐利军 译

知识出版社 | 陈钰鹏主编

责任编辑 王国伟
特邀编辑 徐如麒
插图绘画 沈浩鹏

DIE SCHOENSTEN LIEBESGESCHICHTEN
AUS DEUTSCHLAND
DE TE BE
DIOGENES TASCHENBUCH 1984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 DE TE BE 出版社
1984年版本选译

世界经典爱情小说·德国

陈延鹏 主编

唐利军 译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邮政编码 200335)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51 插页 13 字数 123,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5015-5476-5/I·27

定价：6.4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世界经典爱情小说》丛书的一种，收入了18世纪至当代的德国短篇爱情小说共9篇。作者都是德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名家，如：歌德、海涅、霍夫曼等，其中的黑塞、伯尔等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全书反映了德国人民在启蒙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三个不同时期的爱情生活。其中《劳伦茨小姐》《石心》《大理石雕像》等，是以青年男女崇尚爱情为主线，充满着动人的音韵；《朝夕如斯》却是以战争为背景，爱情不免涂上了灰色的基调；《约纳斯》写出了战后德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爱情生活，同时，夹杂着忏悔和憧憬，现实和未来的矛盾流于笔端。

全书充满哲理，又具浪漫色彩，既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独特的爱情生活，又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世界经典爱情小说》序

罗 洛

爱情是这么一种奇妙的情感：它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古老，又如少男少女一般年轻；它象夏天的玫瑰一样明艳动人，又常使想触动它的手指疼痛甚至流血；它象飘飘洒洒的雪花一样轻柔洁白，又常会被污染以至迅速融化；它会使人变得高尚、聪明和勇敢，也会使人变得粗野、愚蠢和迷狂；它象拉斐尔笔下的圣母一样高贵圣洁，又象巴比伦的贞节一样可以标上价格出卖。

正是爱情的这种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文学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使是同一时代的不同作家，其作品也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社会心理内容和审美内容。爱情也是如此。只要比较一下歌德和托马斯·曼、司汤达和莫泊桑、毛姆和劳伦斯、肖洛霍夫和舒克申等等，他们笔下的男女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审美感受、善恶观和价值观念，各自具有多么不同的时代风貌和个性色彩。正象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一样，就爱情而言，尽管它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其表现形式却是个人的感情。比如园中的花，每一朵都各有其体态、色彩和香味，却没有两朵花

在一切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

正是爱情的这种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古往今来许多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创造出难以数计的令人难忘的典型人物形象。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然而，却也还有为数众多的作品，在其母语国家或地区已被列为经典，而由于语言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限制，却为我国读者所鲜知。尽管我国也曾出版过一些外国爱情小说的选本，但或者囿于篇幅，所收不广；或者仅限于个别国家或地区，难窥全貌。

上海知识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的《世界经典爱情小说》系列，可以说是我国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外国爱情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选本。这套系列，根据原联邦德国De-Te-Be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世界爱情短篇小说精选本，从中再加以精选，按国别分册出版。首批和读者见面的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意大利共6册。各国所包括的时期并不完全一致，这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有关。

肇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文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先驱者但丁以诗歌、卜伽丘以小说向宗教统治的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宣告了人的觉醒以及对自由和爱情的权利。意大利分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利、钦齐奥等直到当代的莫拉维亚、卡尔维诺，从中大体可以看出西方爱情小说发展的脉络。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又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文艺冲破了宫廷贵族艺术的束缚，摆脱了古典主义艺术规范的禁锢，使此后两个多世纪成为杰出作家和杰出作品绵延不断出现的历史。进入

法、德两个分册的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以及歌德、海涅、霍夫曼、托马斯·曼等等，都是为我国读者熟知的名字。

英、美分册选入的是19~20世纪的作品。19世纪的英国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的时期，王尔德、吉卜林等，或富于幻想，或贴近现实；文笔或严谨精致，或奔放潇洒。本世纪的毛姆、劳伦斯、沃尔芙、斯帕克等，都是具有独特风格，为文坛注入新风的作家。美国文学是比较年轻的文学，但它已拥有欧·亨利的简洁、杰克·伦敦的粗犷、海明威的深沉等等。通过这些普通美国人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不难看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精神特征。

苏联分册着重介绍的是当代作家的作品，索斯琴科、特里丰诺夫、卡萨科夫、舒克申、卡达耶夫等等，这些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的作家，反映在社会主义时代苏联人民在爱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

从以上的简要概述可以看出，这套系列着重介绍的是在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本世纪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包括许多获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关于爱情小说的价值问题，也许应该补充几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常常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和时代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格。只有高尚的人才能有高尚的爱情，只有品格高尚的作家才能写出提高人们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的爱情小说。这些经典爱情小说不仅能帮助

我们认识以往的时代和社会，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人们的精神历程。在经典作家的笔下，不仅那些在爱情生活中追求美、真诚和崇高的内心世界的人物形象使我们受到感染，就是那些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受欺受压沦入悲惨命运的人物形象也会使我们受到震撼而引起思索。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的虚伪、人性的变态和灵魂的堕落的认识，有不少是从阅读爱情小说中得到了解的。

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鉴赏水平和识别能力。我相信，有鉴赏能力的读者是能区分爱情小说和黄色读物的差别的，而对缺少鉴别能力的年轻朋友则需要引导和帮助，较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读到经过时间检验的描写真正爱情的作品。能够真正认识珍珠的人，对鱼目就会弃若敝屣了。

还应该向读者说明的是：收入这套系列的作品，有少数是曾经有过中译的。为了使全书的译文风格比较统一，这里发表的都是新的译文，经典作品原是不妨多有一种译本的。同时，大部分作品还是第一次和我国读者见面，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套系列不仅可供一般读者阅读，对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也是值得一读的。

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爱情，是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如何正确阅读和分析爱情小说，是文学鉴赏中重要的一课。希望这套《世界经典爱情小说》的出版，对此能有所启迪和帮助。

1990年12月26日，上海

目 录

1	序.....	罗 洛
1	海伦娜.....	黑 塞
31	约纳斯.....	莫尔威瑟
45	朝夕如斯.....	伯 尔
54	莉莉的订婚礼.....	施密茨
65	劳伦茨小姐.....	海 涅
92	驼背弗里德曼先生.....	托马斯·曼
121	大理石雕像.....	艾兴多夫
155	聪明的代理人.....	歌 德
171	石心.....	霍夫曼
195	后记.....	陈钰鹏

海 伦 娜

黑 塞

那年的夏天美极了。一连几个星期都是风和日丽，天气宜人。才6月份，地里的牧草刚刚收割完毕，潮湿的沼泽丛中，人们已经开始在烧芦苇了，火辣辣的热气直往人身上钻。

对某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过这样一个夏天更开心的事了。只要时候一到，他们便可以去过那种别人根本无缘享受的日子，尽情地领略夏日的温馨与惬意，懒洋洋地度过他们本来就不很劳碌的一生中的这段时光。我也属于这种人，所以那年的初夏自然过得十分舒心、愉快，当然，其间也有很不顺心的时候。关于这些，我后面还会讲到的。

那也许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的夏天，我堂兄屋前的路边花园里，鲜花盛开，香气扑鼻。大丽花枝繁叶茂，长满了又鼓又大的花蕾，那红的、黄的、紫的花瓣从颗颗微微绽

开的花蕾里直往外挤。蜜黄色的桂竹香竞相开放，倾泻出浓郁的芬芳，仿佛是知道自己离凋谢的日子已经不远，就要让位给木犀草了。凤仙花静静地立在粗壮笔直的花茎上，象是在苦思冥想着什么。梦一般的鸢尾草亭亭玉立；一丛丛的玫瑰也争奇斗艳，鲜红的花朵，看上去犹如野生的一般。花园里几乎见不到一块巴掌大的空地，整座花园仿佛是一束巨大的鲜花，插在一只小小的花瓶里，周围是玫瑰和金莲，当中是硕大的百合，昂首挺胸，毫不谦让地盛开着。

这满园旖旎的景色，真叫我赏心悦目，而我的堂兄和当地的农民却一点也不当回事。等到了秋天，园子里只剩下腊菊、紫菀和几朵迟开的玫瑰时，才开始引起他们几丝注意。眼下，他们整天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到了晚上，个个都精疲力尽，躺在床上便呼呼大睡。然而，尽管这园子里的东西并不给他们带来什么收获，尽管他们在鲜花盛开的时候也顾不上去欣赏，可每逢春秋季节，花园依然被照料得好好的。

一连两个星期，都是艳阳高照。有时，晚上一场倾盆暴雨，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你一觉醒来，昨夜的雷声犹在耳边，而窗外早已又是晴空万里，骄阳似火。这时，我便悠哉游哉地开始夏日里新的一天的生活了：先沿着干裂的田间小路，穿过一片只等开镰收割的麦地，稍事散步；然后，躺在树林边的草丛中歇上几个小时，望着头顶上一动不动的树枝和高高的天空，任甲虫金色的翅膀在眼前闪耀，蜜蜂在耳旁歌唱。待到落日的余晖映红了田野，盼归的奶牛发出阵阵哞哞的叫声，我便懒洋洋地踏上归途。到了晚

上，或独自坐在菩提树下，直至深夜，或与熟人就着葡萄美酒，天南海北地信口聊天，直到远处传来阵阵雷声，几滴沉重而柔软的雨水悄然无声地落在地上，方才分手。

“唉，哪有象你这么懒的！”我的堂兄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对我说，“当心懒得连手脚都掉下来！”

“它们还好端端地长着呢。”我无动于衷地说道。见他那副疲劳、僵硬、汗流浃背的样子，我直觉得好笑。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心安理得。我刚刚参加了一次考试，牺牲了几个月安逸舒适的生活。堂兄基力安并不是说我不该这样享受。他崇拜我知识丰富。在他的眼里，学问象一轮神圣的光环罩在我的身上。我呢，自然也表现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我从来没觉得象那样惬意过。我一会儿悠然自得地走在田野的小路上，一会儿徜徉在一堆堆的粮食和干草之间，一会又象条蛇似的，躺在太阳底下，享受那宁静而躁热的时光。

此外，还有夏日那美妙的音响！我喜欢那些也许会让人觉得忧伤的声音：不断的蝉鸣一直要持续到午夜以后，那蝉声足以象大海般令人心醉神迷；还有麦浪起伏发出的沉甸甸的沙沙声；远处接连不断的低沉的雷声；傍晚时分成群的蚊虫嗡嗡的叫声和此起彼伏的磨镰刀的声音；以及夜里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声和突如其来、尽情倾泻的雨声。

在短暂而美妙的几个星期里，一切都比平时更加生机勃勃地成长着、呼吸着，更尽情地开放着、燃烧着！菩提树扑鼻的芬芳溢满了整个山谷，日见黄熟的庄稼显得不堪自身

的重负，然而，各色的鲜花却更加贪婪地开着，直到无情的镰刀过早地夺去它们的生命。

我那时 24 岁，我觉得整个世界和我自己都被安排得无可非议。我把生活看成一件爱不释手的艺术品，这当然主要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的。唯有爱情依然按照万古不变的法则来而复去，自己毫无选择的自由，别人也无法为我预告未来。在难免的怀疑和动摇之后，我选择了一种乐观地对待生活的人生哲学。历经磨难，我逐渐形成了实实在在地看待事物的观点。再说，那会儿我刚通过考试，等着我的是两个月的假期和衣兜里一笔可观的零用钱。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这样的时候：展望未来，前面是一片坦途，没有路障，没有坑坑洼洼，天空中也没有乌云。这种时候，人们便会飘飘然起来，愈发以为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不是因为幸运或者机遇。他们会觉得自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是因为自己天生就是个能人。他们还为自己意识到这一点而洋洋得意。

那两个月假期的头几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象个豁达开朗的智者，随心所欲地在山谷里信步漫游，嘴里叼根香烟，帽子上插一朵鲜花，兜里揣上几颗樱桃和一本好书，一会儿和农民们聊天，一会儿又和别的什么人搭讪着。下午的时候，偶尔也和牧师一块儿喝上几杯，有时也和工厂主以及养鱼的佃户们去钓鳟鱼。要是哪个挺胸凸肚的老者不嫌我年少无知，把我当成同龄人看待，我会十分得体地喜形于色，心中暗自得意。确实，我也只是外表看上去象个可笑的冒失青年而已。早些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不再孩子气了，已

经长大成人。我暗自为自己的成熟而得意，而且总喜欢煞有介事地对别人说，生活是匹骏马，一匹既乖巧又暴烈的马，人必须象骑手一样冷静、谨慎地去驾驭它。

眼下，大地上正是一派夏日的美景，田里的谷物正开始转黄，空中散发着干草的气味，树叶的颜色葱茏晶亮。孩子们往地里送面包和果汁，干活的农夫们一个个来去匆匆，兴高采烈。晚上，姑娘们成群结队地穿过小巷，要么突然咯咯大笑起来，要么不约而同地唱起好听的乡间民歌。我自持成熟地面对着这一切，衷心地祝愿这些孩子、农夫和姑娘们快乐如意，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萨特尔河谷气候凉爽宜人，每隔数百步就有一座磨坊。河谷里有家外观整洁、规模颇大的大理石加工厂。库房、加工车间、原料场、院落、住房和花园，虽不陈旧，却也不算太新，但看上去很简朴、结实，给人印象不错。大块大块的大理石料在这里被精确地锯成厚薄不一的大理石板，然后洗净、磨光。这么宁静、整洁的工厂，谁见了会不喜欢呢。在这到处长着冷杉和山毛榉，遍布着块块草地的狭长的河谷里，见到这么个大理石加工厂，虽然会觉得陌生，但的确也是很吸引人的。院子里放满了大块大块各色各样的大理石。有白色的，蓝灰的，带彩色花纹的，还有加工成各种规格的大理石板，加工时落下的碎料以及闪闪发亮的石粉。我第一次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参观完这家工厂，准备离开时，顺便捡了块小小的单面磨光的白色大理石。我把它放在写字台上作镇纸用，一直保存了多年。

工厂的主人姓兰帕特，在我看来，他是当地最古怪的人。他早年丧妻，由于不爱交往，加上他那与周围环境毫不搭界的行当，他给人的印象总很特别。他算得上富有，可是谁也吃不准他到底有多富，因为这一带没人干过他那一行，或者了解其中的内情。然而，他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我也还没有弄清楚，但这种印象总摆脱不掉，让你用一种不同于对待其他人的方法去和他打交道。去过大理石加工厂的人无一不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可从来没有谁在回来后再度造访。倘若兰帕特先生出门——其实，他难得出门——参加什么公共庆祝活动或者打猎，或者出席什么委员会的会议，大家待他都很客气，但又得琢磨着该如何跟他打招呼，因为他一无例外地用一种冷静、严肃的目光看着每一个人，仿佛是深山老林里来的隐居者，即将要返回到山里去。

若是有人问他生意好不好，他就说：“承蒙关照，还过得去。”自己再也不问对方什么。要是谁探问他上次发大水或者闹水荒时受损失没有，他便只是说声“谢谢，没什么大的关系”。从不问问人家“您情况好吗？”

从外表上看，他是个曾经有过、而且至今还有许多烦恼和忧愁、但又不愿和别人分担的人。

那年夏天，我常去他的厂里，几乎成了习惯。我经常是路过的时候，到院子里或者阴凉的水磨间待上一刻来钟。锃亮的钢锯在那儿有节奏地上下来回移动着，细细的砂粒发出咯咯的响声，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工人们一声不吭地守在一旁，木头地板下面传来潺潺的流水声。我坐在石头上，看着那些转动着的轮子和皮带，用脚来回搓动地上用来滚

石头的圆木，木头下面的碎石被辗得咯咯作响。然后，再点上一支烟，在潺潺的流水声中享受着那一刻的宁静和凉爽。我从未在那儿见到过主人，想见他时——我常常这样想——我便朝那幢总是沉睡般安静的小屋走去，在过道里刮去靴子上的泥土，然后咳嗽几声，直到兰帕特先生或者他的女儿走下楼来，打开那间简朴的起居室的门，为我递上一把椅子和一杯葡萄酒。

坐在那儿也真是难熬。我时而端着杯子呷上一口，时而来回转动着两只大拇指，要待上好一会儿才谈得起来，因为无论是这家的父亲还是女儿，都从不先开口说话。再说，两人也难得同时在家。我觉得，坐在这个家里，在这样的主人面前，总找不到和其他人谈论的那些话题。半个小时过去，话就说得差不多了，杯子里的酒也喝光了。主人从不倒第二杯，我也不想再要，干坐在那儿未免有点难过，于是，我便站起身来，戴上帽子告辞了。

起先，那姑娘并没引起我太多的注意。我只是觉得她长得和她父亲出奇地相象，一样高大挺拔，一样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鼻子一样挺直，嘴唇也一样漂亮而又少言寡语，就连走路的样子和那严肃、却又好听的说话声，也和她父亲一模一样。她和人见面时，那表情也一如她的父亲，对别人的问候，同样是匆匆地报以简洁朴实的回答。

她是在边境地区阿雷曼族人中常见的那种漂亮女人，身材匀称、高挑，皮肤略带褐色。开始，我只是象欣赏一幅画似地看她，渐渐地，这位漂亮姑娘的成熟和冷静吸引了

我。我开始慢慢地爱上她了，而且很快就发展成一种从未有过的炽热的感情。若不是姑娘举止稳重和屋子里宁静的气氛，那种热情早就流露出来了。

每当我坐在她或者她父亲面前，我心中那燃烧的火焰立刻便会缩成一束胆怯的小火苗，小心翼翼地躲藏起来。那间屋子绝不是年轻的求爱者下跪乞怜并能如愿以偿的舞台，它更象一个需要克制的场所。一种平静的力量主宰着，那里过的是极为严肃的生活。然而，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姑娘那平静的生活中，感觉到了一种被束缚了的活力和激情。当某个话题引起她的兴趣时，这种激情便通过她一瞬间的表情和闪亮的眼睛流露出来。

我常想，这个漂亮而冷漠的姑娘本来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也许她生性热情奔放，也许多愁善感，也许天生就这样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无论如何，她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她真正的天性。这个看上去可以随便说话，而且也能自作主张的姑娘其实牢牢地被她父亲控制着。我觉得，她的天性由于父亲的影响——尽管也许是出于爱——从小就被压抑了，扭曲了。当父女俩难得一同在家的时候，我甚至能够感受到来自她父亲的那股专横的压力和约束，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之间有朝一日一定会爆发一场不可调和的争斗。每当我想到，这场争斗也许会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发生时，一种难以克制的恐惧不禁油然而生。

这期间，我与兰帕特先生之间的友谊没有进一步发展，但和律师贝克尔先生的交往倒是日见频繁起来。就在不久前，我们一连交谈了好几个钟头以后，竟结为把兄弟。虽然